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明奇俠傳 第四十七回 文翰林內庭見駕 聖天子傳檄封官

詞曰：二畝沙田臨水，三間茅屋宜山。夫耕婦種四時安，不少布衣菜飯。

但得五風四雨，不愁春老花殘。山青水綠耐人看，多少村居風範。

話說雲太師招安了雁都統，將兩下人馬合為一處，命王老虎、熊飛龍二人捎了本章、書信，帶了□幾個兵丁，將張實打上囚車，連夜起身，往京都去了。

且按下太師這邊的言詞。再表王老虎和熊飛龍領了太師的令，即回營揀選□個兵丁大漢，押解囚車，收拾了行車馬匹、腰刀弓箭，二人換了軟甲，上了馬，離了邊關，曉行夜宿，往東北京進發。行程正是九月天氣，風清氣爽，□分好行。一路上但見山青水綠，草軟沙平，江邊楓葉初紅，野地黃花正豔，征馬驕嘶，行人爽快。正是：紫塞風高征馬快，青樓涼動玉人愁。

話說二人在路，解著囚車一路行來。曉行夜住，渡水登山，衝州過府，也非一日。那一天到了京都地界，離城二□里，地名餘家堡。那一帶都是山崗村埠，樹密林深，七彎八折的路徑。二人到此，已是薄暮天氣。二人轉過山灣，只見前面樹林裡隱隱有一隊人馬之聲。王老虎縱馬，上高埠處一看，原來是一簇人馬在那裡打獵。當頭一位少年公子，頭戴著紫金冠、金抹額，身穿大紅團龍繡花箭衣，左右帶著弓箭撒袋，約有二□多歲年紀了。左邊馬上也坐著一個少年，頭戴玉色方巾、金抹額，身穿玉色箭衣，也帶了弓箭。右邊馬上也坐著一人，約有四□以外的年紀，頭戴玄色方巾，身穿玄色直擺，也帶了弓箭。三個人帶了有百□名家將，在那裡打獵。

你道是誰？原來是刁虎和雲文、包成在此作興。王老虎不知就裡，隨同熊飛龍，解著囚車，往前直走。不防包成眼快，看見兩騎馬、□幾個人，解著一部囚車，囚車上一面黃旗，上寫「軍機欽犯」四個字。包成疑心，指與刁虎。刁虎一見，喝聲：「解囚車的，住著！」連喝幾聲，王老虎大怒道：「是甚麼人叫我住著？大呼小叫的，老爺們偏不住！」往前就走。刁虎大怒，叫家將：「與我抓來！」正是：不知家已破，猶使昔時威。

那些得寵的家將，聽得一聲呼喚，一氣下來了七八個，攔住馬頭，喝道：「好大膽的軍官！我們二爺喊你說話，是抬舉你，你為何這樣放肆！」說罷就來揪扯。王老虎大怒，睜圓怪眼，倒豎雙須，大聲喝道：「俺們在邊關，上朝廷辦軍機大事，違誤了時刻當不得。你家二爺是誰？敢來攔我的去路麼！」打開了家將就走。正是：一朝權在手，便把令來行。

那包成見王老虎口音硬，便走下來道：「二公有所不知，我們二爺就是當朝國舅太平侯刁千歲的二公子，現兼管軍機大事，凡有邊報，總要到侯店掛號，故爾我家二爺問你，你是那裡來的？」王老虎道：「原來如此。俺們是西羌關雲太師那裡解欽犯、送本章來的。」

那刁虎聽得是雲太師那裡來的，忙問道：「雲太師同雁翎打了幾仗了？想是兵敗了，來求救的麼？」王老虎笑道：「太師兵去，只見一陣，俺們雁老將軍部下千戰將、□萬強兵都降順了。俺們是來獻功的！」刁虎吃了一驚，道：「這老頭兒轉如此利害？但不知這囚車內是何人？」王老虎道：「是個狠人。」刁虎道：「難道將雁翎拿來了？」王老虎笑道：「是雁翎重外孫子！」刁虎驚道：「姓甚名誰？怎樣個狠法？」王老虎笑道：「姓張名實。交了兩代兵，被人捉了兩回，連耳朵都殺掉了，你道狠也不狠？」說罷，掀起囚車簾子道：「刁二爺，你看看狠人的樣子。」那刁虎只認不是真話，走近前一看，原來卻是先鋒張實，垢面蓬頭，割去雙耳，鎖在車裡。刁虎驚道：「這是我們的先行張實，為何如此？」王老虎笑道：「多虧你家千歲薦的英雄，只怕你們見了皇上，還有升賞呢！」這一席話，譏諷得刁虎滿面羞出，悶悶不語，一場沒趣。後人有詩道：

詩曰：

亂將尚小領兵權，公報私仇欲害賢。

信是「英雄」多勇健，雖殘雙耳命猶全。

話說王老虎恥笑了刁虎一場，吩咐兵丁，起身就走。那刁虎又驚又惱，又恥又羞，要來問張實的消息時，王老虎笑道：「刁二爺，今日晚了，得罪你，明日再同你細細談談罷。」揚然而去。正是：一場掃興真無趣，縱有威權沒處施。

那刁虎恨恨在心，吩咐家將收了圍場，即忙回莊報與刁國舅知道，設計謀為去了。不表。

單言王老虎同熊飛龍二人進了城，已是黃昏時分，早有京城守汛的兵丁領二人來至文翰林府內。卻好文翰林散朝回家，家人通報，呈上了太師的書信。文正拆開一看，已知就裡，忙忙起身迎接王老虎、熊飛龍二人。來到大堂，見禮已畢，茶罷三巡，文正問邊關信息，看過囚車欽犯，留二人在家晚膳。隨即命家人打道，帶了本章、邊報，入朝見駕去了。正是：不須待漏朝天子，自可隨時見聖人。

話說文正來到午門外，見了守宮太監，見了禮，說道：「今有緊急軍情，要入宮面聖，煩公公轉奏。」太監聽了，不敢怠慢，隨即入宮去了。不一時，只見四個內監手提金絲燈籠出來，道：「聖上有旨，宜文翰林見駕。」文正隨著內監入了午門，轉彎抹角上了便殿。

山呼已畢，天子道：「卿有何事，夤夜來見？」文正稟道：「萬歲洪福齊天！有太師雲定奉旨平西，今已收服雁翎，兵住三關，有本在此報功，求萬歲殿閱。」天子聞言，心中大喜，忙將邊報、本章拆開一看，上寫道：

文華殿大學士兼管軍務平西都督臣雲定奏：

為奉旨平西，於某日兵抵三關，與雁翎對陣，細責其罪。雁翎並無叛心，惟恨刁龍父子公報私仇，害他首尾不顧，無地存身，部將人人抱恨，用敢興兵，為國除奸，為眾雪恨，並無他志。今遇大兵，不戰而伏。求皇上赦罪加封，除奸正法，庶遠臣賓伏，四海寧靖，臣不勝惶恐，拜求上聞。

另：有誤軍張實，敗兵喪師，被捉辱命，亦祈發該部議罪。臣雲定百叩拜表話說天子看完本章，已知雁翎兵叛皆因為刁龍所逼，隨即命文正草成恩詔，封雁翎為歸命侯、雁羽為鎮西將軍；其餘將士已授職者加升五級、記大功一次；未授職者俱封四品前程，回京候缺。恩詔已就，次日早朝，宣六部九卿，將雁翎的事宜了一遍，即命禮部侍郎同來人持檄到關封官去了。然後，將欽犯張實之罪，並刁發逼陷忠良之過，著該部議奏。一聲旨下，舉國皆知。六部官兒領旨去了。正是：一聲丹詔下，誰敢不趨承？

不表朝中之事，單言王老虎和熊飛龍二人次日得了恩詔，好不歡喜，大家換了四品冠帶，會同禮部侍郎辭了文翰林，連夜動身在西關去了。不表。

且言刁國舅，頭一日刁虎回莊，將路遇張實囚車、雁翎歸順、太師得勝的話細說了一遍，刁國舅大驚，托病不朝，教人在朝打聽信息。又聽了這些話，越發吃驚，隨即叫人請刑部張賓說話。誰知張賓為兄弟張實之事，已打道往莊上來了。家人通報，刁發大喜，忙忙整衣出來迎接。

二人入內，見禮已畢。刁發道：「你我之事，同病相憐，如何是好？」張賓將眉頭一皺，歎一口氣道：「此事不好。千歲還是皇上的親眷，就有過犯，還可體諒；我兄弟之事，倘若皇上頂起真來，如何是好？」刁發道：「你又錯了。皇上縱然念及椒房，恕罪於我，只是雁翎那賊回京豈肯干休？」正是：左思右想皆成患，何必當初作對頭。

張賓道：「要待安穩，除非雲、雁二人不回才好。」刁發道：「恩詔一到，他們就回來了。怎能得他不回？」張賓道：「也不難，只要千歲到宮中一走，去求娘娘將符節文與千歲，千歲拿回，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就調開他們，一堆兒害了。」刁發大悅，

隨即命人打一小轎，人官去了。  
且聽下回分解。